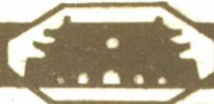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森林骄子

——鄂温克族的故事



祖国大家庭丛书

森林骄子

鄂温克族的故事

乌热尔图 黄国光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森 林 骄 子
乌热尔图 黄国光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.875 字数:60千

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,800册

统一书号:7089·171 每册:0.27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第一人称游记形式，通过十五个故事，再现了鄂温克族的概貌：既有关于鄂温克族族源及其演变的探索，又有鄂温克族优美的民间传说；既有鄂温克族古老风俗习惯的描写，又有以狩猎、养驯鹿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介绍；既有抗击日、俄侵略者暴行的壮丽篇章，又有与兄弟民族友好交往的动人佳话；既有过去苦难生活的追忆，又有今日幸福生活的颂歌。

在娓娓动听的故事中，间有林海风光、狩猎场景的真实写照，不仅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，而且知识性、趣味性颇强；可谓内容独具一格，笔触生动活泼，富有特色的儿童读物。

致小读者

亲爱的小读者：

我们生活在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里。你知道这些民族都在什么地方？各有什么风俗习惯和特点？彼此怎样往来？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吗？《祖国大家庭丛书》将分册向你一一介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、风土人情及古今各民族间友好团结的佳话。它告诉你，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，凝聚着各族人民的劳动和智慧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和昌盛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。读了这套丛书，你会进一步了解和热爱祖国大家庭的每个成员，更紧密地与各民族的小朋友团结一道，在新的征途上携手并进。

读了这套丛书，你有什么感想、意见和要求，来信告诉我们。

编者

责任编辑：曹立

封面设计：胡勃

插图：布和朝鲁、布和

目 录

林中遇险.....	(1)
鄂温克猎人.....	(8)
古老的传说.....	(15)
树樱茶.....	(21)
林海轻舟.....	(30)
打猎去.....	(38)
神秘的夜晚.....	(46)
扛在肩上的船.....	(52)
苏伦和它的女主人.....	(58)
林中雨绵绵.....	(66)
英勇无畏的民族.....	(72)
太阳姑娘.....	(78)
美丽的新村.....	(86)
阿伦河边.....	(98)
舞台上的婚礼.....	(105)
充满欢乐的地方.....	(112)

林中遇险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我是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森林调查队员。这回，我随森林调查队来到我国最有名的林区——东北大兴安岭原始森林。

现在，我就在这茫茫的大森林里。

绿色的森林，象大海一样，碧波万顷，无边无际……对大森林，小朋友，我和你们一样，既感到神秘，又感到好奇！说实在的，要不是我当上森林调查员，哪有机会跑到这海一样的大森林里来呢？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做过好多有趣的梦——有一回，我梦见自己一人闯到大森林里，好多好多的树墩，又高又大，就跟北京天坛公园里那片松柏树林一个样；一会儿，松柏树变成了果树林，我象是爬上了《西游记》里的花果山，美猴王孙大圣，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，请我吃他从“蟠桃宴”偷回来的仙桃圣果。小猴们都围着我，看我吃得那个香甜劲儿，高兴得又蹦又窜……等我从梦里醒来，嘴里还甜滋滋的呢。还有一次，我梦见跑到大森林

里，和小白兔、小野鹿交了朋友，我们一块儿玩了好半天呢……。

是啊，小朋友们，我小的时候，老觉得大森林里是那么有趣，那么美，就象神话里说的一个样。

现在，我真的站在大森林里了。瞧，这红色的标杆，银色的小斧，就是我的工具。我们森调队员，就是要把这睡了几千年，几万年的大森林都叫醒喽，通过我们的勘测、计算，把这很少有人来过的原始森林划成一片一片的作业区，计算出每个作业区的木材蕴藏量，画成森林资源图；然后，让林业工人前来开发，把这一棵棵大树砍伐下来，运出去，装上火车，送到全国各地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

“嘟——”

山脚下响起哨子，红色信号旗挥动着，那是同伴们在叫我。

我急忙立稳了标杆，回了一声哨子。这个点算是测好了。

醒目的信号旗开始移动了，我随着它向密林深处走去……

小朋友，大森林里要比咱们想象的美得多！你看呐，那一棵棵粗壮的大松树，昂首挺立，肩并着肩，手拉手，有高压电线杆那么高；浓密的树叶交叉在一起，象是一把巨大的绿伞。太阳光要想照进

来，还得费挺大的劲儿呢！偶尔从枝叶稀一点的地方透进来一点亮光，也是斑斑点点的，就跟从楼房里的天窗上漏下的光线差不多！

没风的时候，大森林里又闷又静。那不知疲倦的啄木鸟，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，当当地敲击着，象医生把手放在病人的腹部或胸部扣诊那样，检查着每棵树的健康情况。

小山雀啾啾地叫着，只能听见鸣声，却见不着它们的踪影……

忽然，在一片浓密的矮树丛中，闪出个小脑袋，竖着两个尖尖的小耳朵，一双明亮、善良的大眼睛一点也不害怕地瞧着我。啊！这是一头小鹿崽，瞧它的皮毛多光亮，红缎子一样，真是逗人喜爱！我情不自禁地放下标杆，轻手轻脚地向小鹿崽摸去。

小鹿崽好奇地看着我，一动不动，好象它从来没见过人。

我张开两手，眼瞅着就要抓到小鹿崽啦，它蹦了一下，闪了闪，仍旧扭头瞧着我。嘿，真象我小时候的梦，要和小鹿交朋友啦！要是我今天把小鹿崽带回森调队，大伙该有多高兴，那有多好玩呀！

我加快了脚步向小鹿崽扑去，它蹦跳了几下，又向前面走了。我小跑起来，它也慢慢跑起来；我快跑，它也快跑，总离着几米远，好象是故意逗着

我玩。

我追它跑，跑了好远好远，老是追不上。渐渐地，我跑累了，刚想站下来喘喘气，小鹿崽一转眼不见了……过了好一会儿，远处的树丛中，又响起它那娇嫩的呦呦叫声，象是跟我捉迷藏，又象是向我告别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上当了！满肚子不高兴地朝回走，可是，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周围都是黑压压的大树，哪里有路呢？怪不得森调队的老同志说，在森林中可不能乱跑，一迷了路，几天几夜你也转不出来。我真后悔，又有点害怕，急忙掏出哨子嘟、嘟地吹，吹了好半天，没有一点回声，好象这方圆几十里内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
“喂，同志们，你们在哪？！”我扯着嗓子喊起来。

“喂，同志们，你们在哪？！——”大森林响起嗡嗡的瘠(shèn)人的回声。

我真的迷路了！想到这，心里慌极了，要是天黑了，夜里的大森林，野兽出没，那更是可怕！我壮起胆子，冷静了一下，向着一片雪白的桦树林走去。桦林，桦林，还是桦林……走了好半天，还是不见我放标杆的地方。我急不择路，只是一个劲地胡乱走着，也不知穿过了多少林子，趟过多少条小河，

林子越来越密了，简直是难以通行！

天渐渐地黑下来。我懊丧而又悔恨，慌乱而又害怕！浑身没有一点劲了，疲乏地坐在一棵倒木上，失望、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这时的大森林变得多静！多可怕！那高耸的树木象是一堵堵铁墙！见不到光，透不进风，我如同掉进一个枯井里。阴暗的光线使我分不清是黑夜还是黄昏？潮乎乎的空气带着强烈的松脂气味，钻进我的鼻孔；冰冷的露珠滴在我的脸上，脖子里，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慢慢地各种稀奇古怪的声音，在远处近处，身前身后响了起来，是那么阴森恐怖，令人毛骨悚（sǒng）然！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，紧张到了极点。我暗暗地攥（zuàn）紧拳头，准备迎击各种突然的危险！

蓦（mò）地，远处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，这不是幻觉，听得越来越清，还伴随着踏踏的脚步声，踩得地上的枯枝落叶咔嚓乱响。

“同志们找我来了！”我兴奋得站立起来，直奔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！

刚跑进一片密密的灌木丛，眼前的景象使我倒抽一口凉气，顿时呆愣在那里。一头小山丘似的大黑熊，晃着毛乎乎的脑袋，迈着笨拙的碎步，直冲我走来。它那两只凶狠的大眼睁得圆圆的，布满饥饿的血丝。它要吃我！

大黑熊吼叫一声，猛地向我扑来！

我慌忙倒退，转身就跑。跑过丛林，钻进松林，大黑熊喘着粗气，撞倒小树，撅（juē）断树枝，发疯一般地追赶我。我左躲右闪，大黑熊尖利的前掌左挠右抓，把我的衣裳撕掉了一片又一片。跑着跑着，我觉得又累又怕，又渴又饿。今天准没命了！一想到这，我浑身散了架似地瘫下去。大黑熊带着一股阴冷的旋风压过来，黑乎乎的熊掌猛地一击。我立刻失去了知觉……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痛疼象针扎一般地刺着我的心。朦朦胧胧中，我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拉我，推我……是熊，一定是那头熊，它要吃我啦！我使出最后的气力，挥舞起双拳，进行生死的搏斗！

猛然间，我看到眼前不是熊，是人，一个十分奇怪的人，正用一双爱怜、期待的眼光看着我。那熊呢？我转了一下脑袋，它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身边，一条熊腿还压在我的脚上，熊的胸口淌着鲜血。

哦，熊是被这人打死了。他身上还沾着一滩滩血，准是熊血。

啊，他是猎人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？

“醒了？”猎人脸上露出笑容，说。



我眨眨眼，脑袋还是昏沉沉的，口干舌燥，想说句感激的话，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这时，我发现自己的左胳膊上缠了一层白布，准是他给我包扎的伤口。

“你迷路了。在林子里跑，遇上了熊，是吧？我看见了你的脚印，就跟来了……”他说。

“你是？……”我声音十分微弱地问。

“鄂温克人，是猎民。”他提高声音说。

“啊！鄂温克……谢谢……”我话没说完，又昏迷过去了。

鄂温克猎人

.....

我醒过来了，躺在一座尖顶的帐篷里。我的周围站满了人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都用关切、欣喜的目光看着我。他们穿的也都是米黄色柔软的鹿皮衣，腰里别着猎刀。哦，这全是鄂温克猎人！

帐篷里生着火，上面挂着吊锅，烤着兽肉，香喷喷的味儿直往鼻孔里钻。喔，我是到了鄂温克猎人的家中。森调队的同志们不知多着急哪，他们一定在四处寻找我。要是有个电话，通知一声他们该多好，可在大森林里，上哪去打电话呢？我挣扎着坐起来，着急地说：“我，我想回森调队。”

“不行。”一位鹤发银须的老猎人果断地说：“你的伤得养十天半拉月。”

“那，那，我写封信告诉他们。”我退一步说。

老猎人随手拿出一张纸那样白的桦树皮，又从

火堆里拿起根黑木炭，递给我说：“写吧。”

多有意思，用炭在树皮上写字，真是黑白分明啊。

刚写完，老猎人便对身旁的中年猎手说：“尼库，你去送，顺便告诉乡里一声，回来把拾^①的熊驮回来。”

尼库就是救我性命的猎手。他接过信，冲我笑笑，算是告别。大步流星地走出帐篷，象当兵的执行命令那样，急匆匆地走了。

老猎人挥挥手，大人小孩立刻走出帐篷。看来，老人是这里很有权威的头人。

帐篷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老人从衣兜里取出一个精巧的桦皮盒，打开盖，从里面挖出一指黄褐色的烟丝，添在唇中，含着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客人出门，不会背着自己的房子，就象我们鄂温克人出门，也不会背走‘仙人柱’^②一样。孩子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好好养着吧！”说完，他含着口烟，捻着白胡须走出去了。

帐篷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摸摸胳膊和肩膀上几处伤口，虽说还有点撕撕拉拉的疼，但比昨天

① 鄂温克人对打熊不称为打。

② 鄂温克语：帐篷。

好多了。在迷迷糊糊中，我似乎听到几个鄂温克妇女说，她们用“拨罗勒套”和“师布勤”两种树枝煮的汤，给我洗伤口，这种草药汤止血杀菌最有效了。原来，长期生活在大森林里的鄂温克猎人，他们对于伤病的防治，有着一套特殊的办法。

我躺在温暖的犴^①皮褥子上，真象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不过，眼前的这个家，对于我，又是多么新鲜、有趣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仿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我开始默默地观察这里的一切。

面前的帐篷很是奇特：它由二十四根松木杆搭起来，尖尖的顶，中间还有个小窟窿（kū long），从那里可以望见天上的游云。木杆的外面围着一片片淡黄色的桦树皮，每片都象棉布似的薄厚均匀。猎人们的手可真巧！整个帐篷就象一把打开的伞，扣在地上，又象个刚出土的大黄蘑菇。帐篷中间的火堆在燃烧，吊锅里煮的茶飘散阵阵清香……

从半卷的门帘望出去，帐篷前面立着一个高高的木架，架上凉晒着肉干和兽皮；木架旁有座小石炉，鄂温克族妇女坐在地上，正在炉上做烤饼；附近还有个妇女半跪在摊开的兽皮上，两手握着一把带牙的弯刀，使劲地刮着，她们是在熟皮子吧？稍

① 犴：就是驼鹿，也叫麋（mí），俗称犴达罕。

远一点的地方，有几个小孩在做游戏，他们玩得多开心哪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。

这是几个八、九岁的鄂温克孩子，他们全穿着柔软耐磨的鹿皮衣，毛腿鞋，白白的面孔，亮亮的眼睛，黑黑的头发，显得活泼又调皮。

看，一个胖墩（dūn）墩的孩子，歪着小脑袋，朝天吼叫了两声，然后，大模大样地向前走几步，又突然猫下腰，四条腿一样在地上爬起来。看他那傻样，真逗得让人笑破肚子。嘿，他那样子，多像我昨天遇到的那头熊。对了，这个小胖子是在装“熊”。他爬着，爬着，爬到一棵大树后面去了。

这时，一个瘦一点显得很机灵的孩子，东张西望，伸着鼻子在嗅着，一会儿又趴到地上嗅着各种气味。哦，这孩子是在装一只“猎狗”。瞧，它嗅到了“熊”的足迹，汪汪叫着，向大树下跑去。

第三个孩子个子高高的，手里端着一支木头枪，跟着“猎狗”奔跑。这准是“猎人”。

大树下，“猎狗”发现了“熊”，边叫，边向“熊”冲去！顿时，“猎狗”和“熊”之间展开了一场猛烈地搏斗。“猎人”瞅准机会，对“熊”射击——“砰！”端枪的孩子学声枪响，“熊”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。孩子们立刻高兴得呵呵地笑。

孩子们又玩下一个游戏了。看，高个的小孩装